

# 孝亲园遐想

□王万朝

我的家乡在秦栏,秦始皇在这里围栏牧马得名秦栏,唐代大将秦叔宝、窦贤德在这里镇守秦关,惩恶扬善,美名传千里。宋朝这里曾出过工部侍郎和司农少卿父子官,出了古代“二十四孝”朱寿昌。朱氏一门不但出了六名进士,而且留下许多诗文和动人的故事。

秦栏PPP项目孝亲园建成了,我与家人来到园区,领略了蕴藏着传统孝文化元素的风情园。放眼望去,牌楼高立,处处景点。孝子湖波光粼粼,在夏日的早晨显得更加惬意。

由于家乡秦栏朱寿昌曾千里弃官寻母而被载入《宋史》,因此,建设孝亲园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弘扬孝文化。映入眼帘的是亭亭玉立的十根报恩柱,上面镌刻着孝文化格言,配上小篆字体,显得古朴典雅,令人赏心悦目。蜿蜒曲折的景观桥,仿佛它的一头系着游人,一头系着“寻母路”,给人一种无穷无尽的神秘感。步于同仁书院景点,背靠圣贤雕塑,端坐在宽敞的凳子上,双手轻扶在书桌上,感受着古人品读“四书五经”的优美画卷。平静的

湖水就在我们脚下静静地伸展,向着孝子河缓缓地流动着。一对情侣蹲在湖边,用手轻轻地划向水面,泛起阵阵碧波。

小憩片刻,我们迈着悠闲的碎步,穿过镌刻着不同字体的《百寿图》广场,跨上曲折的“寻母路”,走过水榭亭台,信步在青砖铺设的小道上,登上屹立在孝子湖畔的五层寿昌阁。极目远眺,古镇新貌尽收眼底,孝亲园里变得更加开阔,心情也自由舒展起来。

园内景观小道婉延伸展,防腐木凳散落两旁。园中从林叠翠,垂柳婀娜多姿,绰约轻盈。游人或小步慢跑,或静坐小憩,或携侣畅游,都会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我不禁从内心感叹,孝亲园真美!你看那带着小孩玩滑梯、蹦蹦跳跳的中年人,翘首远望,神情自然,笑意写在脸上,嘴上哼着扬州小调,似乎追逐那流逝的岁月,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再看那身着肚脐装或穿破洞牛仔裤的新潮女孩,踩着悠扬的旋律,如天使降临人间。

太阳已从厚厚的云层里探出脸来,露出

微笑,倾洒在孝亲园里,如同一盅干红酒,随着时针悄悄移动,慢慢显露出它的醇厚。各种各样的花草和树叶被这暖暖的日头一照,一些知名及不知名的花朵,流露出沁人的芬芳。静穆的“秦栏孝文化展览馆”,硕大的一个“孝”字,寻母路标、龙门、凉亭,是那樣的亭亭玉立;洁净透明的一条小溪将两边的景点自然串成,溪水泛着浪花,潺潺而流,欢快地涌向下游的孝子河中,与镶嵌在孝亲园里错落有致的景点,构成了一幅富有诗情画意的孝亲文化风情图。为此,九十四岁高龄的夏锡生先生为孝亲园撰写了一副楹联:“何以孝亲?惟感孝星回故里;辞官寻母,不忘母爱在秦关。”

孝亲园依据自然的地形地貌而建,景点以朱寿昌孝亲思想为主线,大大小小,积聚而成。虽然建造在新开辟的镇区,缺少固有的深厚古韵,但它凝聚了千百年来孝文化元素。如今,在阳光照耀下,孝亲园里一草一木是那樣的和谐,阵阵微风吹来,草木频频点头,仿佛在鞠躬行礼,始终展露出温和的状

态,向我们敞开心怀。我们被它牵引着,从一个景点走向另一个景点。同时,她也牵引着我的思绪,给我以遐想。

这些年来,古镇老街改造进程加快,剩下的一些老宅摇摇欲坠,与拔地而起的新镇区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如再不加以保护抢救,一个有着千年古韵的人文气脉就要被粗暴切断,有着千年文化古韵的老街将荡然无存,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旧的生活秩序正在消解,新的生活方式正在构建。身居其间,我感到困惑和无奈。尽管人们一再呼吁保留老街的旧貌原址,抢救文化遗产,但很多年过去了,古镇新建已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

如今,地方政府恢复建设孝子坟、孝母坟、孝子树等景点,尽量再现原有的古迹,并建设了这座孝亲园,我从内心里感到欣慰。同时,对秦栏老街一幢幢古民居的建筑还在逐渐灭失,深感不安。

在当今社会,应该把祖先留给我们的古迹保护好,这不但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也是义不容辞的义务……我遐想着!

# 我是一名 退役军人

□宋成忠

我骄傲,我是一名退役军人。  
纵观波澜壮阔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  
激励着多少有志青年,  
在革命熔炉中洋火成钢炼真金。

我骄傲,我是一名退役军人。  
十八岁那年光荣入伍到军营,  
儿时的渴望得以梦想成真,  
服从命令尽天职,东西南北树忠诚。

我骄傲,我是一名退役军人。  
忆往昔,我们政治合格纪律严明,  
作风优良本领过硬,  
无怨无悔奉献青春。

我骄傲,我是一名退役军人。  
看今朝,我们脱下军装依然铁骨铮铮,  
战友情同手足情比海深,  
同舟共济共担责任。

我骄傲,我是一名退役军人。  
虚心学习提升本领,  
赓续部队优良传统不忘初心,  
争当社会发展新功臣。

# 出走 (外一首)

□刁永娟

青砖上的水沫  
太过平静  
像遗落的月光  
生出孤独的  
鳞

不被定义的野豌豆  
横在湿地两头  
一头挑起鲜活,另一头  
化作琥珀色的灰烬

晚些时候,水菖蒲睡在河岸  
鼠尾草,和叫不出名的植物  
打翻了易安的词

我寻着一片湖  
往幽深的红草里游弋  
只有空静。无人来往  
是怎样的欲言又止  
伫立在黄昏  
数着颤巍巍、明晃晃的影子

## 湖边女孩

黎明,偷偷叩开丛林  
琵琶上的青荇  
用木板,托住人世  
起伏的波澜,和  
路遥马远

梨花白了,落成你  
经过的湖畔  
淡紫色裙摆  
被风卷起  
皱成明灭的微波

江山归故人  
你归我  
素昧平生的长廊、水榭,碎石子  
代替飞鸟沉睡在  
向阳的西月城

黄昏屏住呼吸  
给所有船只,虔诚的清澈  
一座桥与岸靠近  
生命的地平线,是流淌的礼赠  
在湖心,生了根

# 莲叶田田藕带鲜

□彭宝珠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小暑到,风吹荷叶,绿浪翻卷。十里荷塘十里香,满塘藕带满塘欢。

瞧,新鲜嫩嫩的藕带在竹篮里探出小脑袋,它们相互推挤着,仿佛在说:“快带我走,我是夏天里最靓的仔。”

每年清明前后,父亲就在荷塘里忙开了,翻塘、育种,为增收致富种下新的希望。

到了夏天,雨水充沛,日照充足,埋在池塘里的藕节很快萌出顶芽,长出一大片嫩荷叶,与荷叶一起长出来的还有嫩嫩的藕尖,藕尖在微暖的水流里快速抽长,成长为细嫩的藕带。七月,正是莲花开得正好的时候,荷叶在池塘里层层叠叠,碧绿的间隙里探出粉白的莲花,成群的白鹭漫步其间,悠闲地觅食。

微风中,荷叶翻滚,扑面而来的清凉绿意赶走了微微升腾的暑气。这时,“抽”藕带的父亲轻车熟路地在一片荷绿中弓着腰,寸步挪进。

“抽”藕带,实为“挖”。父亲头戴遮阳帽、穿上防水裤,把头埋在荷叶间,顺着冒尖的荷秆摸下去,触摸到横在淤泥中的藕条,扣住分叉点,顺势轻轻一拉,拔扯出泥,搽一搽上面附着的淤泥,然后在水里荡一荡,细长的藕带便就上岸了。看着娇嫩的藕带,父亲嘴里嘟囔着:“今年藕带长得太好了。”这时,父亲的脸上如一瓣瓣荷花四散开来,露出几粒像莲蓬头一样黄黑的牙齿。

藕带其实就是莲藕的嫩茎,长大“发福”之后就成了白白胖胖的莲藕。藕带新

嫩,是名副其实的乡间美食,深得人们的喜爱。藕带切成小段,微焯后同红椒、姜丝、蒜片快速翻炒,出锅前淋上少许醋,便成了红白相间,煞是好看的一盘菜。每一段藕带似乎都满盈着鲜甜的汁水,口感脆嫩。在这时节食用,甚为爽口开胃、润燥清肺,如键盘上的音符,直击人的五脏六腑,顿时觉得神清气爽,真有感天地、日月、山水赐予精华之叹。

其实早在清咸丰年间,藕就被钦定为御膳贡品了。暑热难免使人心烦躁、疲乏胸闷,而藕带就有清热解暑、祛烦安神的功效,因此有“新采嫩藕胜太医”之说。我家最常吃的就是凉拌藕带。藕带焯水,和醋醋一同凉拌,就是一道夏日风味小菜。色泽鲜艳油亮,口感清脆酸爽,一端到饭桌上,我迫不及待地吃起来,咬下去的那一刹那,我仿佛听到银瓶落地时的脆响,嫩嫩的藕肉碎裂出满口清香。

前几天,我也做了凉拌藕带,给父亲打了个视频电话,跟他分享从他那里学来的厨艺。父亲正好捧着一把新鲜的藕带回来,开心地告诉我,今年的藕带长得很好。父亲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像个孩子一样快乐。

岁月的河流静静地流淌,日子就这样一页页地飘落,然而记忆里那个魂牵梦萦的藕带依旧不动声色地散发出独特的清甜味道,如夏日的清风,轻轻拂过那些平淡的日子,因为有了藕带,让整个夏天都活色生香起来。

# 蝉鸣三千里

□潘玉毅

周末的午后,我正坐在阳台前看书,耳边忽然传来熟悉的声响。这声响不是一声两声,而是一片,气息绵长,好似专业的歌唱家在互比较量着专业技能。

初时只是间歇的、幽微的,后来就变得密集起来。它们从空气中跑来,从记忆中跑来,最终汇聚到现实世界里,好像一场排演了很久的大戏开始上演。

这是蝉鸣,也有人叫它“知了声”。每年夏天,出梅入伏是一个必然会经历的过程。大约梅雨季与三伏天举行交接仪式的前后,声声蝉鸣就会不期而至。当它响起时,地面并无震动,耳朵里却已跑过千军万马。

于是,慵懒的耳朵忽然苏醒了过来,连同这个季节也跟着一起醒了。你都不用感受室内的温度,便知道“炎热”二字已经飘浮在空气里了。

空气既已炎热,消夏便成了一件难熬的

事情。夏日里最不缺的便是蝉声,就算你刻意躲避,也避开不了那此起彼伏、无处不在的蝉鸣。困意袭来时,本想安安稳稳地睡个午觉,结果“知炸”“知炸”的声音吵得人难以入眠,更不要说进入梦乡了。

蝉之为物,就像是一个参禅的修者。它并不刻意制造偶遇的场景,却始终存在于你的周遭。蝉身瘦小,栖在树上时,容易被树皮的颜色所掩盖,被斑驳的树影所遮挡,即使站在树下的人也未必能准确地说出它的位置,找到它的踪迹,但它的声音宛如一支穿林箭,从柳树、樟树、梧桐树的缝隙里穿过,从道路两边的门店和小区的岗亭间穿过,跑入千家万户,清清楚楚地落在每个人的耳朵里。知了,知了,每一声鸣叫都好像是在应答。只是不知道它们是在聆听长者的教诲,又或者是在回应小伙伴的呼唤?难不成是去年困扰了它们很久的某道题目今年忽然找到了答案?

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

记得刘禹锡写有《酬令狐相公新蝉见寄》一诗,诗云:“相去三千里,闻蝉同此时。清吟晓露叶,愁噪夕阳枝。忽尔弦断绝,俄闻管参差。洛桥碧云晚,西望佳人期。”其诗可谓言简意赅,虽只寥寥数语,却道出了我的心中所想。三千里很远,远到纵然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宝马良驹不停不歇,也得跑上将近两日两夜,可是于蝉声而言,这点距离又似乎不算什么。你在这边可以听到蝉声,在三千里外同样能够听到蝉声,而且彼此的声音十分相似,像是由同一只蝉所发出。恍惚间,让人有这样一种错觉:你在赶来此地的时候,蝉把熟悉的故乡的声音也带到了这里。

蝉声所及之处,在城市,也在农村,在故乡,也在异乡。它甚至可以跨越时间的障壁,从三千年前的《诗经》,一路绵延至今。

古人闻蝉多有所作,且诗歌往往就以蝉



荷 赵之谦/绘

